

【史海钩沉】

《王杖十简》(局部)。资料图片

《王杖十简》：汉朝的“老年人保护法”

闫强乐 张卓

《王杖十简》是195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新华乡缠山村磨嘴子汉墓的木简，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。木简共10枚，长约23厘米，宽约1厘米。每枚木简上多者37字，少者6字，共240字。

木简上的文字以隶书书写，字迹清晰，次第分明，主要记载的是东汉永平十五年一个叫幼伯的人因高龄被授予“王杖”（拐杖）之事。由于简上无编号，且出土时次序已乱，故学界称其为“王杖十简”。

同时，木简还收录了西汉时期几份重要的诏书和法令，如本始二年、建始二年发布的“年七十受王杖”诏书；如河平元年的一项法令，该法令规定殴打持有“王杖”的老人将会受到“弃市”的惩罚。

木简内容表明汉朝就已有明确的规定：要尊重和赡养老人；达到一定年龄的人会被赐予“王杖”作为荣誉。出土时还有几枚木简系在一根长九尺（约合今2米）、顶部以鸠鸟为装饰的“王杖”上。“王杖”也是汉朝给七十岁以上老人的一个优待凭证。

老年人的特殊保护

汉朝“高年受王杖”沿袭先秦旧制，并有所发展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王杖制度。

《王杖十简》中记载“高皇帝以来，至本二年，胜（朕）甚哀（怜）老小，高年受王杖”。从汉高祖刘邦一直到汉成帝建始二年约二百年的时间里，统治者都非常关爱老人。那时，敬老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观念，更是被写入了法律条文中。

“高年受王杖”制度成为这种敬老风尚的具体体现，杖“上有鸠，使百姓望见之，比于节”，杖首以鸠鸟形状为装饰，是因为鸠鸟有饮食不噎的特点，寓含祝福之意。每当百姓看见老人手持王杖时，就如同看到朝廷使者手持天子节信一般，必须毕恭毕敬，不敢有所怠慢。同时，“王杖不鲜明，得更缮治之”，汉朝规定王杖如不鲜明可重新“缮治”，以维护其尊严。

中国是礼仪之邦，从汉高祖以来就采取礼遇老年人的政策，给予老年人特权，

这也正是《王杖十简》的启示意义。

老年人的出行特权

《王杖十简》中记载“年七十受王杖者，比六百石，入宫廷不趋”，年满七十岁持有王杖的老人虽然没有官职，但可以领到“六百石”的粮食，其俸禄比肩于中级官员。同时，趋礼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礼仪，遇到身份尊贵的人都要疾走，“趋而进”以表尊敬。在皇权至上的古代，面见君主更应该奉行趋礼，而受王杖者却可以享受“入宫廷不趋”的礼遇，进入宫廷不必疾走，可以小步慢走，享有相当于“六百石”官员的政治待遇。

古代官民地位悬殊，百姓不能轻易出入官员办公场所，且古代对驰道行车也有严格规定，路中间专供皇帝出行，任何人不能在驰道上行走。而受杖老人“得出入官府节第，行驰道旁道”，不仅可以自由出入官府，而且可以沿天子专用的驰道边行走，足见汉朝对受杖老人礼遇之高。

老年人的赋役减免

汉朝对减免赋税尤为重视，制定了对老年人的税收减免政策，以此来改善他们生活、减轻家庭养老压力。《王杖十简》中记载“市卖，复毋所与，如山东复”，受杖老人做买卖交易，不需要缴纳税费，就像在山东（崂山以东）地区享有的特权一样。

因高龄老人生活难以自理，需要人照顾服侍，为了减轻家属的养老负担，鼓励其家属承担养老责任，汉朝实行减免老人家属赋役的政策。汉文帝即位时，下诏“九十者一子不事，八十者二算不事”，即有九十岁以上老人的家庭可免除一个成年儿子的赋役，有八十岁以上老人的家庭可免除两人的算赋（人头税）；汉武帝时下诏“八十复二算，九十复甲卒”，即有八十岁以上老人的家里可免除家中两人的算赋，有九十岁以上老人的家里可免除成兵之役（兵役）。这不仅体现了对老人的关怀和尊重，也使得其家属可以安心赡养老人，确保老人有人照顾。

同时，“有旁人养谨者，常养扶持，复

除之”，如果有人自愿赡养和扶持老人，也会得到免除徭役的奖励。此外，鳏寡老人享有种田免租税、做买卖免赋税等更多免税政策，这些政策不仅减轻了鳏寡老人的生活负担，也体现了社会对他们的关怀。

老年人的法律保护

中国古代对老年人在刑律方面的宽免由来已久，儒家经典《周礼》中就已提到“三赦”之法，汉朝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同时，将其上升为规范的成文法。在宽刑主义方面，对受杖老人触犯法律而非重罪者给予宽免。“犯罪耐以上，毋二尺告劾，有敢征召、侵辱者，比大逆不道”，受杖老人即使“犯耐罪以上”的罪行，除非是首恶和故意杀人，否则不应通过二尺长的文书来告发。若有人征召老人服役或侮辱老人，将按“大逆不道”罪论处。也就是说，凡是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受杖老人，除了首谋杀人和伤害人外，其他罪行都不予起诉、不予追究，继承了先秦时期老人“虽有罪，不加刑焉”的法律传统，体现了汉朝对老人的法律优待。

任何对受杖老人进行辱骂或殴打的人都会给予严厉处罚。“有敢妄骂詈、殴之者，比逆不道”，不论是官吏还是平民，如果敢随意辱骂、殴打受杖老人，一律按“大逆不道”罪处以弃市之刑。如《王杖十简》中记载，汝南西陵县昌里一受杖老人遭殴打，殴打者吴赏最终被处以弃市之刑。由此可见，受杖老人享有法律特权，任何侵犯他们权益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，并作为警示案例昭告天下。

《王杖十简》中所蕴含的养老法律制度不仅是汉朝统治者智慧和经验的结晶，更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瑰宝。它不仅提升了我们对古代社会治理体系中养老制度的认识，也体现了汉朝在继承先秦养老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。这种养老制度在历史长河中的传承与发展，为当代社会树立积极的养老观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借鉴。我们应从历史中汲取经验，传承和弘扬尊老敬老的文化传统，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在社会关爱中安享晚年。

（摘自《人民法院报》）

“此等风俗可爱！” ——从宋人笔记看古代社会信任

吴钩

美籍日裔学者福山认为，传统中国属于低信任社会，人们彼此间的信任程度很低，社交范围非常有限，不容易建立家族与政府之外的社团。但福山的这个论断，完全不符合宋代社会。看看宋人的笔记就清楚了。

宋人王明清的《摭青杂说》中记载，汴京（今开封）最著名的大酒楼樊楼旁边有间茶肆，“甚潇洒清洁，皆一品器皿，椅桌皆济楚，故卖茶极盛”，生意很好。更难得的是，这间茶肆特别讲诚信，专门设了一个小棚楼，收放客人在茶肆的遗失之物，“如伞、履、衣服、器皿之类甚多，各有标题，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遗下者。僧道妇人则曰僧道妇人某，杂色人则曰某人似商贾、似官员、似秀才、似公吏，不知者则曰不知其人”。客人丢失的金银，几年后仍能在这里找回。

又据《东京梦华录》，汴京有一

个批发美酒的大酒店，只要那些酒户来打过三两次酒，便敢将价值三五百贯的银制酒器借与人家；甚至贫下人家来酒店买酒待客，酒店亦用银器供送；对连夜饮酒者，次日才将银器取回，也不担心有人侵吞这些珍贵的酒器。请注意，北宋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，毫无疑问，这是城市“陌生人社会”，而不是乡村“熟人社会”。许多人跟福山一样，以为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建立起陌生人间的信任秩序，但北宋汴京呈现出来的醇厚风气应该可以修正这种偏见。

南宋的临安（今杭州）也是一个生齿繁多、商业繁荣的大都会，同时也表现出很高的社会信任度。据周密《武林旧事》记载：“有贫而愿者，凡货物盘架之类，一切取办于‘作坊’，至晚始以所直偿之。虽无分文之储，亦可糊口，此亦风俗之美也。”说的是，那些来临安做生意的穷人，可以到“作

坊”预领货物、盘架之类，也不必垫钱，等傍晚卖了货物回来，再偿还“作坊”的本钱。这样，那些穷生意人即使身无分文之资，也能够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。

南宋的另一个城市金陵（今南京）也具有同样的美俗。车若水的《脚气集》记述，有人在金陵“亲见小民有‘行院’之说”，比如有卖炊饼的小商贩自别处来金陵做生意，一时找不到铺面与资金，这时候，“一城卖饼诸家”便会帮他张罗摊位，送来炊具，借给他资金、面粉，“百需皆裕”，谓之“护引行院”，而“无一毫忘心”。车若水在记录了金陵商人的“护引行院”习惯之后，忍不住称赞道：“此等风俗可爱！”从宋人对身边

社会生活的记述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在宋代的商业城市，信任、帮衬陌生人，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。

社会信任度的高低跟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成正比例关系，因为丰富的社会组织正好构成了交错的社会信任网络。不要以为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基于血缘的宗族组织，在宋代的城市，已经产生了超越血缘的各类组织。金陵的“行院”是工商行业组织，所谓“护引行院”，即本行业互相保护、帮助的意思。临安的“作坊”，也是一个商业社团。借助发达的社团组织，宋人构建了一个交错纵横的信任网络，并且慢慢将人际互信沉淀为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、人情习俗。

（摘自《北京日报》）

清算公告

浙江新世纪经贸专修学院拟办理学院合并事宜,现将进行债权债务、资产清算。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,或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,向清算组书面申报债权,提交纸质证明材料。逾期不申报,视为放弃权利。清算结

束后,学院将向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学院合并事宜。
清算组成员名单:俞建明 郑文权 薛娟 王广 汪磊
联系地址:杭州市天目山西路355号
清算截止日:2025年4月30日
联系人:汪磊 联系电话:0571-89986700/13757105603
邮箱:1060260920@qq.com
浙江新世纪经贸专修学院 2025年4月1日